

CHUANYU DAHONGZHA

主编 谢世廉
副主编 宋平

川渝 大轰炸

——抗战时期日机轰炸四川史实研究

KANGZHAN SHIQI RIJI HONGZHA SICHUAN SHISHI YANJIU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课题

川渝大轰炸

——抗战时期日机轰炸四川史实研究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成 都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川渝大轰炸 / 谢世廉主编. —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5.8

ISBN 7-81104-131-6

I. 川... II. 谢... III. ①日本—侵华—史料—重庆市②日本—侵华—史料—成都市 IV. K265.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81537 号

川渝大轰炸——抗战时期日机轰炸四川史实研究

主编 谢世廉

责任编辑	任煜 朱丙军
责任校对	陈雪霖
封面设计	何东琳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成都二环路北一段 111 号)
发行部电话	028-87600564 87600533
邮 编	610031
网 址	http://press.swjtu.edu.cn
电子邮箱	cbsxx@swjtu.edu.cn
印 刷	四川森林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40 mm × 203 mm
印 张	8.25
字 数	193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1104-131-6/K · 004
定 价	14.8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8-87600562

序

“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叫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刘大年先生语)。应该说,战争的性质一开始就是十分清楚的。对日本而言,是侵略和压迫中国、侵占中国领土、侵犯中华民族尊严的非正义战争;对中国而言,是生死关头为民族的存亡继绝、为恢复国家和领土主权、为民族尊严而被迫用民族解放战争奋起自卫的正义战争。这个战争的性质,是日本侵略者用侵占他国领土的残暴行动记载下来的,是中华民族用巨大的流血牺牲记载下来的。“黄河捧土尚可塞,北风雨雪恨难裁”(李白《北风行》),这是民族恨与民族耻的历史,是不能忘怀的。战争的正义一方与非正义一方,泾渭分明,本是不容混淆的,“邪正之不同也,不啻若黑白”(苏轼《邪正论》),日本侵略中国这段血淋淋的历史,是永远也无法改变的。对这个问题,日本的有识之士和主流派学者也都是这么看、这么写的。他们与中国学者和其他被害国学者有一致的认识和文化认同。最近,他们与中、韩学者一道联合编纂和出版了《东亚三国近现代史》,以科学、客观、理性的态度来看待历史,这是“知耻近乎勇”,是值得钦佩的。战争的性质这个本来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題,之所以成为问题,完全是因为日本右翼势力极力为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翻案引起的。战后六十年来,他们始终未曾停止过这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翻案活动。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缺乏深刻的反省,道歉姿态反复无常,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想方设法、多端托词、多次违宪参拜靖国神社,在新历史教科书问题上一再屈从于右翼势力。而日本右翼势力,抱住军国主义的“皇国史观”、“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不放,一再歪曲战争性质。他们极力否认中国抗日战争是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否认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

否定南京大屠杀，否定慰安妇制度，否定对和平居民的大轰炸和屠杀无辜者的罪行，为大战犯翻案，为侵略者翻案。这些翻案活动时起时伏，不断变换花样和变本加厉，尤以每逢“十周年纪念”前后加剧。这些翻案活动的实质，是日本右翼势力不断为中日世世代代友好的历史主流制造历史的障碍，制造历史的逆向事端。应该说，这是影响日本与被侵略的诸邻国的国际关系的正常发展，造成动荡不安的根源。敢不敢直面历史、正视历史的真相而给予勇敢的反省，而不是讳疾忌医，这是中国人民也是世界人民对日本政府的严峻考验。问题的关键是不以侵略为耻，这是讳疾忌医的行为。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真正洗去耻辱的行动是懂得耻辱并且给予深刻的反省，这是科学的、历史的态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对前西德总理勃兰特向被害国人民下跪忏悔的行动产生共鸣和给予敬佩的因由。

《川渝大轰炸》一书开篇即从战争性质的分析入手，对日本右翼势力的种种行为加以揭发，对川渝大轰炸的性质和历史加以冷静实证的剖析，这从逻辑起点来说，是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在研究方法上，著者不是就事论事，而是用冷静的分析，对多层面的各种实证材料作多角度的透视，使川渝大轰炸屠杀和平居民的侵略性、野蛮性和毫无人性的性质昭然若揭，这是值得称道的。

革命的义愤不能代替冷静的科学。张纯如女士的《南京大屠杀》一书通过艰辛的社会调查和亲历亲访拿出了丰富的实证材料，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在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中承受的巨大苦难，展示了侵华日军反人类的野蛮暴行。铁证如山，不容诡辩！迫使日本右翼势力不得不直面战争罪行，这是科学与实证的胜利。《川渝大轰炸》一书用的正是这种科学与实证的研究方法。川渝大轰炸是日本侵略行径的血腥性和非正义性的大暴露，当然会引起民族义愤。但问题在于：当这一切成为历史，历史的印痕又在城市的发展中被有意无意地抹去，抹去的城市记忆的碎片又

在不断风化的时候，仅凭义愤和激情就不够了。揭示历史的真相，冷静地科学地分析与实证，使历史的遗忘者走出“历史的失忆症”，才是保存历史信息、传承永不忘记的历史记忆从而理性地审视历史的有效方法。今天的年轻读者很难想像当年日本侵华空军如何对我们无防御的和平城市、无武装的和平百姓任意地肆无忌惮地施行轰炸的情景。把我们将有着深厚历史文化的优美城市炸成一个一个瓦砾场，把我们多少酷爱和平的同胞炸得血肉横飞、肢体异地，其野蛮罪行令人发指。日军的侵略手段花样百出，除了在战区对无辜老百姓任意屠杀之外，对非战区的和平人民也是狂轰滥炸，使多少人家破人亡，多少财产化为灰烬！日军空袭中国广及 16 个省，其中战区有粤、豫、赣、桂、浙、闽、皖、湘、鄂、滇 10 省，后方有川、康、陕、甘、青、黔 6 省。侵华日军利用中国空军的弱小和防空手段的落后，肆无忌惮地狂轰滥炸、为所欲为。日本侵略者空袭造成的灾难同其他野蛮侵略手段一样罄竹难书、令人切齿。但切齿的义愤和激情不能代替历史。与日本右翼势力作斗争，与妄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势力作斗争，需要举出实证，需要客观的科学历史著作，需要“A Thing”（有东西）去打“A Thing”（有东西），而不是“No Thing”（无东西）去打“A Thing”（有东西），本书写作正是这样一种态度。对于大轰炸前后 7 年间川渝 70 余县遭受轰炸的范围、敌机架次、投弹枚数、死伤人数、建筑物损毁数、财产损失数等，均尽可能地搜集了详尽的史料，多方比较鉴别。信者传信，疑者存疑，使当年日寇对川渝地区进行长达 7 年灭绝人性的大轰炸这个血淋淋的事实凸现于世人面前，任何谎言和诡辩都无法抹去。这种实事求是、立论必求其证的科学态度是严谨的历史学者应有的素养。本书以最近发现于成都的日本侵华绝密军事地图作证，从天皇“直接攻击市民”的敕令到狂暴军部施行“政略轰炸”的狂暴计划，层层剖析了日本侵略者对川渝的大轰炸是早有预谋、早有纲领的，是企图

以炸迫降，迫使大后方屈服的威胁性战略的一部分。同时，又分析了当时国内抗战力量一方势弱力小、防御手段原始落后、组织涣散却能同仇敌忾的状况。从敌我双方各自的优势和劣势论证出日寇极端残忍的“扫地式”空袭无所不用其极的必然性，同时也就必然会走向它的反面，愈益加强我们的团结和抗战力量，愈益促使日本侵略者走向崩溃和灭亡的深渊。“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王充《论衡·薄葬篇》），客观实证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本书广事搜采，汇集了各种实事、实人、实证，展示了历史演进的真实逻辑，这不但没有湮没激情，字里行间反而浸透激情，民族义愤常遣笔端，起到了为爱国主义教育奠定科学基础的作用，这应该成为我们为青年一代提供有实效的爱国主义教材的指导思想。马克思讲过，政治教育的效用只有深入到社会实际生活的深处才能取得。侵略与反侵略的历史事实正可成为今天青年一代生活方式、心理方式以及文化认同方式以爱国主义为灵魂的教育和境界升华的思想养料。科学和激情相结合为爱国主义教育落实到社会实际生活的深处提供有用的思想资料，我认为这是本书的第一个特点。

另外，本书在理论探讨上以见解和论断的新颖为抗日战争史研究增添了险被迷罔掩去的一页。根据日本军事评论家前田哲男提出的大轰炸下的重庆是“先于广岛的广岛”，进一步指出成都即是“先于长崎的长崎”。这个论断，应该是课题组对还原日本侵华战争历史真相的各种史料的抢救和鉴别，是经过认真耙梳和理论提升的研究过程而得出的结论。从现在学术界研究状况看，关于川渝大轰炸问题，史料虽然不少，但较分散；论文也有不少，但研究层次不够，缺乏完整系统的全景性史料的汇聚和研究。而这项工作早应该起步，至少在大轰炸的当时，亲历其景的人就已有这样的愿望，而今天的人更需要看到这样全局性的实录和全景式的图像。四川著名文史学家钟树梁先生在亲历成都“六——”、“七

二七”轰炸惨案的当时，曾写出《〈哀六一一〉四十韵》和《〈哀七二七〉六十韵》。对“六一一”大轰炸，他描绘当时的惨景：“始惊盐市口，火海浩无极。皮房顺城街，焦柱支颓壁。生者肢骸残，死者尸狼藉。哭声动天地，火势正岌业。敌寇为刀俎，吾民为鱼鳖！父仇不共天，国仇安可没！国势必当振，国人日眦裂！书吾所亲历，成诗贡史册。炎黄子子孙，勿忘‘六一一’。”对“七二七”大轰炸，他表述当时的愤慨，“时维‘七二七’，重罹旷世灾，重被大屠杀。锦里半斤墟，锦水为之赤。屋庐成焦灰，残废相枕藉。惨景呈阡陌，万家哭呜咽。中国本光昌，近世被凌铄。倭寇侵吾土，更欲吾国灭。后方被狂炸，城市多破裂。城裂心尤坚，灭敌方朝食。血债必血还，安容逃罪责。伟哉我中华，岂向仇敌屈。誓当雪国耻，寸土必完璧。”上述诗句既形象地描述了当时尸骨如山、血泊如海的空袭惨景，同时又显示了誓雪国耻、灭敌朝食的气概、勇气和毅力的担当，何等地惊天地泣鬼神！更重要的是表达希望有人来做“长史书尺帛”的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年来，这方面的工作确实做了不少，但有关四川、重庆地区遭受大轰炸的全面情况，却一直缺乏专著，甚至在城市建设中，连当年弹洞城壁都没能留下一丝痕迹。幸好还偶有当年日寇空军留下的燃烧弹和毒气弹被发现，引起人们的好奇，引起有心人的注意，引起有关学者探索研究的兴趣。日寇在川渝的大轰炸和中国奋起的空中抵抗，在中国抗战史上的地位，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的地位，都是不应该忘记的一页。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应该有科学的论断，有能传之后世的准确判断。本书把广岛、长崎的原子弹和川渝长达7年的大轰炸，做了多方面、多角度的比较，从新的视角，提出了成渝是“先于广岛的广岛”和“先于长崎的长崎”的比喻，我认为这是有说服力的，是能起警世作用的判断。

还有，本书不单是汇集了有关川渝大轰炸的史料，而且它还全方位地展示了四川作为民族复兴根据地的作用及其贡献，展现

了四川儿女面对强敌、敢于牺牲、无所畏惧、敢于把个人有限的生命融化进中华民族无限的生命里去的民族精神。

从历史上看，巴蜀的地理位置有一个战略特点，即巴蜀历来是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根据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秦国统一六国，是因为先灭巴蜀，以天府之国的兵甲、财赋作为根据，浮江伐楚，才统一了中国。楚汉相争，刘邦依托巴蜀和汉中为根据地，取得战争的胜利，进而统一中国。安史之乱中，中原残破之际，唐王朝主要靠剑南和西川的财力作为复兴统一、战胜分裂的支柱，因为当时益州的财赋收入已占中央收入的大半，远远超过了东南地区。抗日战争时期，四川作为大后方，再一次发挥了民族复兴基地的作用。这样的历史底蕴和战略地位，是川人能够把个人的有限生命与民族无限的生命相结合，勇敢地把民族复兴的使命担负起来的信念基础。

1943年的《开罗宣言》首次正式建立了英、美、中“三国协同作战”的合作框架。而宣言中所要求的三国对日在华军力和日本本土实施联合空中还击的基地就在四川。这样，四川又为建设联合空中打击侵略者的国际性基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贡献是中国人，也是四川人的荣耀。它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印象。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是夕阳西下的形象一变而为绝地奋起、民族惨烈抵抗、英勇奉献的新形象。树立这样的民族新形象，是包括了四川人的精神在内的，是包括了在川渝大轰炸中四川人所表现的英勇精神和坚忍精神在内的。这正是我们今天值得传承和弘扬的民族精神。凭借川渝作为中华民族复兴基地的历史优势，在川渝大轰炸这样一个血腥残酷的历史舞台上，以四川人的精神，展演四川人坚忍不屈的英雄史诗。本书以清新形象的笔触对此做了全景式的描绘，我认为这是本书的另一个特点。

国魂，也就是民族精神，贯穿于整个中华文化。亡国，可以是军事手段，归根到底，是亡其文化，消解其民族精神。日本侵

略者不仅使用了摧残肉体的军事侵略手段，更使用了摧残精神的文化侵略手段。裕仁天皇胞弟三笠宫泽仁在1944年所著的《棉铁集》和《作为日本人对中国事变的内心反省》中都反复强调日本征服中国民心、“收取人心”的重要性。文化的侵略与文化的反侵略，抗战文化与军国主义文化、汉奸文化之间的斗争，从来都是抗日战争的一个重要方面，甚至是最核心的方面。今天我们同日本右翼势力的争论，其实是这个斗争的延续，只不过是新的文化竞争态势之下，具有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的竞争，是两种文化力量的对立和竞争。在当今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多种文化力量之间的融合、交流、冲突和竞争的格局中，我们应该多了解、研究和继承前人坚持民族文化和抗战文化，反抗军国主义文化和汉奸文化的历史经验。在新的形势下，坚持本土文化的立场，坚持文化的反全球化，尤其是反对霸权主义的强势文化所推行的单一的全球化。这其中，反对昔日的军国主义文化的复活是题中应有之义。因此，从民族文化发展的全球使命的角度看，《川渝大轰炸》一书在批驳日本军国主义文化的种种谬论方面所做的工作是非常有价值的。

谢世廉和宋平、陈新华、魏风琴等学友及课题组成员写作了一本好书，并让我作为第一读者，有机会直抒胸臆，说这番话，应该致以谢忱。

是为序。

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

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

谭继和

2005年6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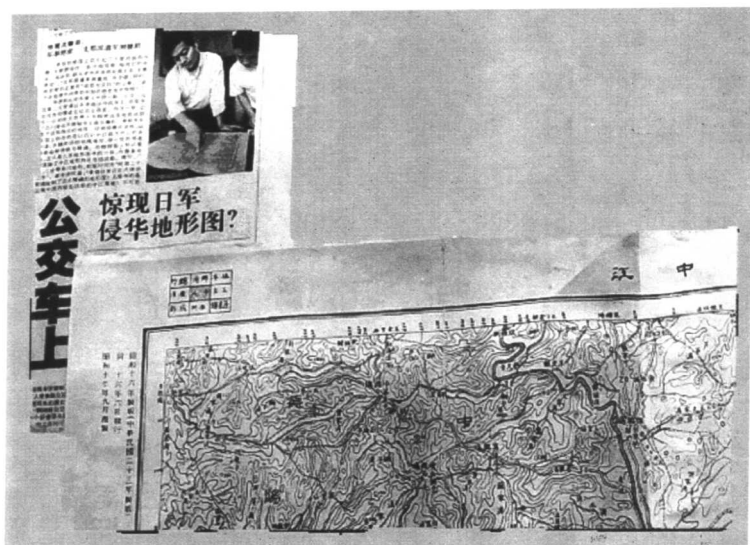
日机轰炸中，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驻地均被炸毁，全体人员迁往红岩村坚持办公。图为周恩来在红岩村防空棚下接待中外来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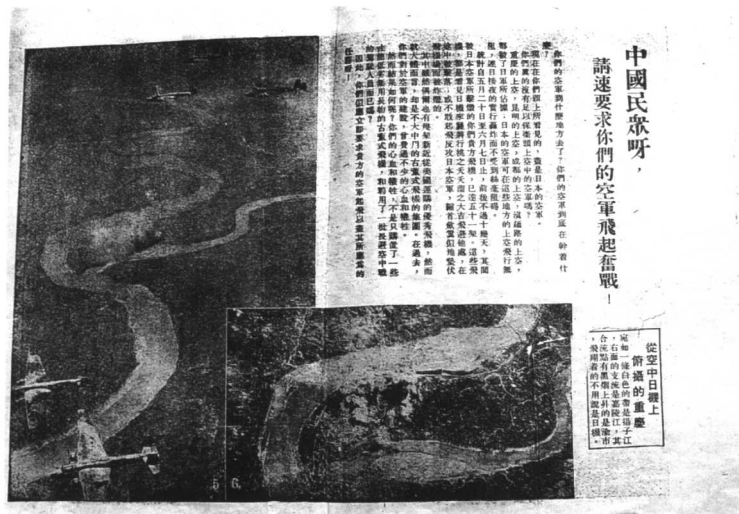
张明锦老人沉痛控诉日机轰炸成都的滔天罪行。



罗老太太是日机轰炸自贡的受害者。



成都公交车上拾到的日军军事地图。



日机所撒传单。



重庆大轰炸后救援人员在被炸现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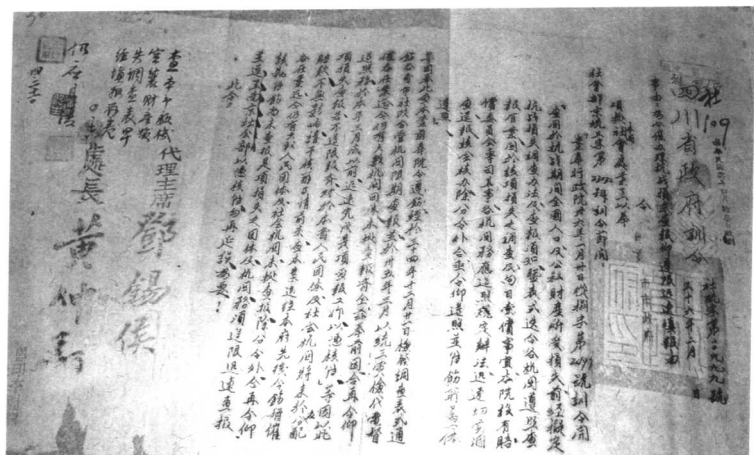


一片废墟的重庆。



1941年5月3日，日机使用重磅炸弹轰炸居民区。这是市中心观音岩居民区留下的直径为24米的巨型弹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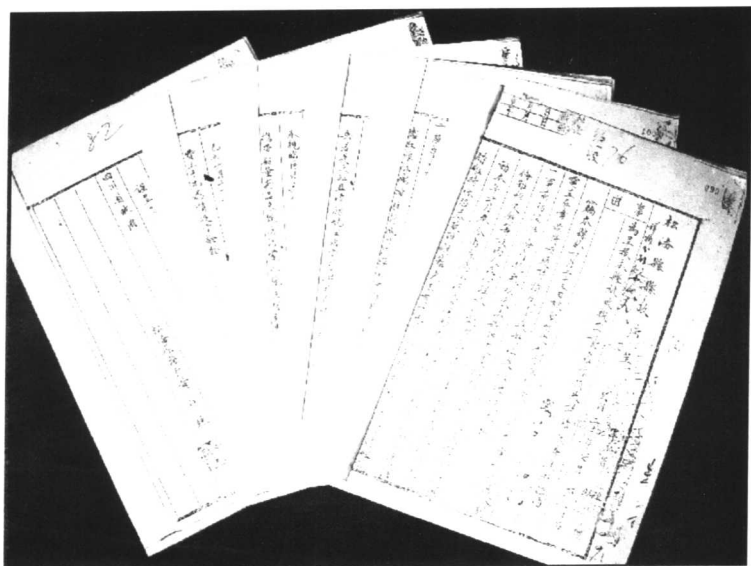
川渝大轰炸



抗战时期四川省代理主席邓锡侯签署的《四川省政府训令》。



抗战时期四川省政府与自贡市政府间关于呈报被炸情况的往来文电。



国民政府松潘县县长黄白殊手书的遭日机空袭受损情况报告。

四川省空袭调查统计表(一)

日期	空袭地点	空袭次数	投弹数目	人口伤亡	损毁房屋	损毁船只	损毁汽车	损毁其他财产	备注
7月24日	成都	1	3848	114	107	245			7729002
7月25日	成都	1	2	11	4	219			
7月28日	成都	1		38	8				
7月29日	成都	0	225	40	24	525			曾知县叶天普4次，被击伤2次
7月30日	成都	1	8	9	300	6			
7月31日	成都	2	400	400	907	30	480		
8月1日	成都	1	157	40	58	17	4	126	
8月2日	成都	2	10						被空袭摧毁房屋42
8月3日	北碚	1	50	30	23	10			省训导会4次
8月4日	重庆	1	63	18	800	110			
8月5日	涪陵	2	300	100	300	50	15		
8月6日	涪陵	1	46	43	18	22			
8月7日	涪陵	1		56	40	93			被空袭摧毁房屋4次
8月8日	涪陵	3	60	197	177	300			
8月9日	涪陵	1	228	38	7	299	340	357	
8月10日	涪陵	1	230	103		430			
8月11日	涪陵	1	202	890		160			
8月12日	涪陵	1	1	0		30			
8月13日	涪陵	2	100	11	408	149	1192		

四川省空袭损害调查统计表（1940年7月24日至8月12日）。



时任四川省主席刘湘题词“六届全运会四川选队”纪念章。



时任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题词。



后方捐粮支援前方的粮斗。